



列傳第六十九

南史七十九

夷貊下

東夷

西戎

蠻

西城諸國

蠕蠕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二
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世南與朝鮮獫狁東與沃
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九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無原
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
脩宮室於所居之左大立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
凶急喜寇鈔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
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
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慎奴部灌奴部
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
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俗喜歌舞國中邑落男

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淨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
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
大加主簿頭所著以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
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重者便殺之沒入其妻
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
死有槨無棺好葬金銀財弊盡於送死積石為封列植松
栢兄死妻媵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力矛
有鎧甲背戰鬪沃沮東獫皆屬焉晉安帝義熙九年高麗
王高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晉以璉為使持節都
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踐祚加

璉鎮東大將軍餘官竝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
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遣
謁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元嘉十五年馮弘為魏所
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駒趙次興
迎之并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漱尚仇等襲
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禽漱殺仇等二人璉以
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
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詔璉送馬獻
八百疋孝武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薰騰奉表慰國哀葬周
并獻方物大明二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磐七年詔進璉

為車騎

儀同三司餘官竝如故明帝泰始後廢

帝元徽

絕歷齊並授爵位百餘人死子雲立齊

隆昌中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口二州征東大將

軍樂浪公梁武帝即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為

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

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

詔安纂襲襲封爵持節督營口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

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

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其子成

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惣十餘萬戶百濟即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句麗即畧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義熙十一年以百濟王餘映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兼謁者開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奉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脩貢職以映爵號授

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鬻弩文帝並與之毗死子慶代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二年慶遣上表言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並求顯進於是詔並加優進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慶死立子牟都都死立子牟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為高句麗所破衰弱茶牟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補累破高麗公始與通好百濟更為強國其年梁武帝詔隆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

復以其子明為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
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擔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土
有二十二擔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
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
冠襦曰複衫袴曰禪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太
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取涅槃等經義毛詩
博士并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
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地東濱大
海西北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

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始使
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咏評
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咏評五十二邑
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練布服牛乘馬男女有
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
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
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為信語言符百濟而後通
焉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
馬獲支次曰奴往鞮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菹枬

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至兩三妻婦人不媾妬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晉安帝時有倭王讚遣使朝貢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

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消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並聽之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二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

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夷
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
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
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貫
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
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
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齊建元中除武持節都
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
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四
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

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
食之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
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一不
齋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塹
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
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獸避而不食經
宿則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士不攻戰
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
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

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布
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
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有犯輕
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
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
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
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
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對
慮第二者爲小對廬第三者爲納吐沙國王行有鼓角導
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景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

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
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赤黎經
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昏
如法則壻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
驅之相悅乃成昏昏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
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爲神
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經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其俗舊無
佛法宋大明二年剡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
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
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

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曾前無乳頂後生毛
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
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
鹹梁天監六年有晉安人度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
人居止則如中國四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有狗頭其聲
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
云

河南宕昌鄧至武興其本並為氐羌之地自晉遷九州
分裂此等諸國地分西番提挈于魏時通江左今採其舊
土編于西戎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奔落干有二子
庶長曰吐谷渾嫡曰鹿洛干卒鹿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
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
為號事詳北史其界東至疊川西隣于闐北接高昌東北
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時
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
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
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
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披髮為辮其後
吐谷渾孫葉廷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奔洛干始封昌黎公

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為氏因姓吐谷渾亦為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第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並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羗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為征西將軍代死子休運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並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

壽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為寧西將軍護羗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仰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羗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為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羗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七年復策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羗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

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岳耽遣使獻馬梁天監元年詔以
鄧至王象舒彭為督西涼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五年
舒彭遣使獻黃者四百斤四足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
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為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
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眾葭蘆宋因授以爵位魏
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戍葭蘆卒文德
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為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為武都
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
為陰平王葭蘆王死子良立良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

孟孫立齊永明中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涪切
山歸齊齊武帝以靈珍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
族人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梁天監初以集始為持
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羗校尉北秦州刺
史武都王靈珍為冠軍將軍孟孫為假節督沙州諸軍事
平羗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位二年
以靈珍為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涼州刺史仇池
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
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慧遣使表求
率四千戶歸梁詔許焉即以爲東益州其國東連秦

接宕昌其大姓有蔣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卓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鞞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細絹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書云蛮夷猶夏其作梗也已舊及于宋之方盛蓋亦屢興戍役豈詩所謂蠢爾亦荆大邦為讎者乎今亦編錄以備諸蛮云爾

荆雍州蛮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晉於荆州置南蛮雍州置蠻蛮校尉以領之齊武初罷南蛮併大府而寧蛮如故蛮之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蛮亦無徭役

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蛮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為人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蛮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蛮張維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蛮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並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蛮大動行旅殆絕天門漢中令宋矯之徭賦過重蛮不堪命十八年蛮田向求等為寇破漢中虜掠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免矯之官

二十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謚討破之先是雍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為居及道產亡蠻又反叛至孝武出為雍州羣蠻斷道臺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鈔涅陽縣南陽太守朱韶遣軍討之失利韶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涅水諸蠻因險為寇雍州刺史隨王誕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如口蜀松三柴剋之又圍斗鎮相義諸柴蠻悉力距戰軍大破之孝武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

王濟荊州刺史朱脩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為寇諸郡人戶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荊州為之虛弊云豫州蠻粟君後也盤瓠而示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調之至水蠻所在並深阻種落熾盛歷世為盜賊北接淮沔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畧公私船入湖有命司馬黑石逃在蠻中共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討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剋獲而反司馬黑石徒黨二人其一名

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
續之號梁王蛮文山羅等討禽續之爲蛮世財所篡山羅
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
郭元封慰勞諸蛮使縛送亡命蛮乃執智安陽二人送詣
玄謨孝武使於壽陽斬之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
敗於鵲尾西陽蛮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
攻郢州剋之以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蛮
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光城太
守封益之邊城縣王成邪財陽城縣王成邪財死子婆思襲
爵云

玉門以西達于西海考之漢史通爲西域高昌迄于波斯
則其所也自晉宋以還雖有時而至論其風土甚未能詳
今畧備西域諸國編之一次云

高昌國初闐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
破之其王闐爽奔于蠕蠕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於魏
其國人又推麴氏爲王名嘉魏授爲車騎將軍司空公都
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國
謚曰昭武王子堅堅嗣位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
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高昌王其
國蓋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茲北隣敕

勤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灣林新興
寧由始昌篤進白刃等鎮官有四鎮將軍及置雜號將軍
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
諫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華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
集面貌類高麗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褶袴女
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絡環釧昏姻有六禮其地高
燥築土為城架木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但備植
九穀人多噉麵及牛羊山出良馬蒲桃酒石鹽多草木有
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縵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為布
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

初烏者旦集王殿前為行列不

天日出然後散去梁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塩枕蒲桃
馬毼毼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
有功勇上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
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陀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
年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
魏之居代都滑猶為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
斯盤盤弱質焉老且龜茲踈勒姑墨于闐旬般等國開地
千餘里土地温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麵及羊
肉為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

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甕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為契與突國通則使突國胡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阿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及服容貌皆與滑同並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方物

通國王姓支名史稽教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

嬰與匈奴戰斬白頭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並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自晉度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鄴十八年又獻瑠璃鬘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陀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半國都在山谷中城周回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

鬮相類衣古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食
為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七
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
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為衫則開頸而縫前
多生羊駝驢其王安末深盤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
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
號國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
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

非過高其勢連捷其遠中有鷲鳥噉之土人極以為

古有優鉢曇花

二尺亦有武魄馬

金銀昏姻法下婢

袍師子錦袴

婦之禮於茲永畢國

接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北狄種類寔繁蠕蠕為族蓋匈奴之別種也魏自南遷因

擅其地故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居辨其衣錦小袖

袍小口袴深雍鞞其地苦寒七月流澌巨河冰昇明中遣

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是歲通使求并力攻魏其相國刑基祇羅回表言京房議云卯金卒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代宋者齊又獻師子皮袴褶其國後稍侵弱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移其居梁夫監十四年遣使獻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疋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涇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爲之則不能兩問其故蓋以暝云

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震宜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其幾何故西賚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列傳第七十

南史八十

賊臣

李

延壽

侯景

王偉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為鎮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超宗未幾超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為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

衆降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
此反故紙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
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
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秦亦將不歸得秦失景於事奚
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
得秦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
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
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在唯以智謀時歡部將高
彥深皆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豕突亦勢何所至
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幾人易生詐僞大王

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
弗之知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
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
降帝召羣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拂便武帝
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
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
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將軍
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
嗣事爲勃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
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充請救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壽等

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鴉仁乃據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為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略大舉攻東魏以貝陽侯蕭明為都督明軍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戶郎中王則詣關虜策請元氏子弟立為魏主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須度江許即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

遣慕容超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雄雌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既而又為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眾以為家口並見殺眾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慕容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疋輜重萬餘兩乃與腹

心數騎自破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詔之曰跛脚奴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既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為韋黯所不容因是踣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于子悅

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鄴陽王範為合州刺史即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偽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具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具兒女以配奴王偉曰

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
居人悉占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
配將士又啓求錦萬疋為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
錦署止充領責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
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
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
明遣使還梁述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
乃報明啓當別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之
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又聞遣使
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為元貞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

將定江南何不少思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徵
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鄴陽王範鎮合
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
能為役並抑不奏聞景所以惑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
滑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
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日入朝乃致蹶
譴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
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唯唯朝廷自取亦是三公所食
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
意朕唯有一客致有怨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

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為內啓二年八月景城發兵反於豫州城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日誅中領軍朱昇少府卿徐驥太子左率陸驗制為監周石珍為辭以為姦臣亂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瑛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以折筆答之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十戶兼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布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鄒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登

陽又令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軍景聞之謀於王德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反其內大工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遠不聞工遠今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偽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偽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贊率兵二千巡江場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弟均夜斫景營戰沒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為導是時鎮戍相次皆聞朱昇尚曰景必無度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

艘偽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將度慮王質為梗俄而質被
追為舟揚丑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
質若退折江東樹枝為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
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廷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出
分襲姑熟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南津校射江
子一本環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壘
付頌不勞壘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太子仍停中書
省指授內外擾亂相劫不復通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
王大器為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為軍師將軍
以副焉遣南浦侯持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陸軍

長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船遣徐思玉入啓乞帶
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觀城
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往勞之
于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為名景曰欲為
帝也王偉進曰朱异徐麟諂黷亂政欲除姦臣耳景既出
惡言留季不遣寶亮還宮先是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
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
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謡蕭正德先屯丹
楊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
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船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

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關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上擲以石並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

驢狀似樗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既不剋士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异陸驗徐麟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紿言景已梟首景城守郭駱懼棄城走壽陽鐵得入城遂奔尋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為帝即僞位居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識者以為正德卒當平殄也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

文武保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及暉略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鳴云武帝已晏駕雖城亦以為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輿駕巡城上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輕脫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屑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剋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摠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為奴者計

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詔曰朱异五十年仕官方得中領軍我始軍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復掠居人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敲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竝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賜銀券以與之簡

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
此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
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挑棒挑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
傾危悔無及矣挑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
門自皆脫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禽侯景簡文見其
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撻背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挑棒軍
人魯伯和告景竝烹之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
塗公大戌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
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丑思合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
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

之於愛敬守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
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
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治約所不為景乃留宋子仙
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
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時趙伯超陣於
玄武湖北見駿退仍率軍前走衆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
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直閭將軍胡子約廣
陵令霍雋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霍雋獨云王
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
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焉王德乃收而害之是日都陽廿

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十二月
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登城車鉤塔車階道車火車竝
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關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
隅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
時景立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韋贇守西土山左
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綉
捍以烏犀山峯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客配
二山交稍以戰鼓叫沸騰昏且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
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毀外山擲雉尾炬燒其櫓堞外山崩
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蟆車運土石填壑戰士外之樓車四

面竝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賊又掘城東南
角城內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嶷
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關前御街竝爲洪波
矣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
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
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
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欽屯丹楊郡鄱陽世子
嗣營小航南竝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
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徇城
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

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暉天門太守樊文皎赴援營于洲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都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度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城公大連

永安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關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至援軍既而中外斷絕右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救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甚危急如此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膠味頓絕簡文上厨僅有一肉之膳軍士者弩煙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群聚至是盡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竝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竝聚德陽堂魚鹽椎採所取蓋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針焉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

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
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大半
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遣檄極言事及羸精忍又言帝飾智
驚愚將為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為識
時景軍亦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且
聞湘東王下荊州兵彭城劉邈乃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
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
漕路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
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偽降以河南自効
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

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圖逼既無勤王
之師今欲許和更恐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
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
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
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
左丞王偉入城為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
有輕言者請劔擊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
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
散騎常侍蕭瑒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
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交

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三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率衆三萬至于馬印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並進江潭苑景又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頓隔柵詎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遂汝乞召入城即進發敕並召之景遂運東城米千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憂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慥頓江津竝未之進既而有敕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

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爲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兵又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內於太極殿前設壇使兼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遣盟舉烽鼓譟初城圍之日男女十餘萬買田者三萬至是

疾疫且盡守埤者止二三千人並悉羸懦橫屍滿路無人埋瘞臭氣重數里爛汁滿溝洫於是羊鴉仁柳僧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為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乞城內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無去意浚因責之景大怒即波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邵陵王世子子堅帳內白雲朗董勛率於城西北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梯象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乃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為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

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乃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筆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帶冰鏡不安臺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爲詩識謂

帝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於空有赴援名也既而景屯兵西州使偽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軍竝散降蕭正德爲侍中人司馬百官皆復其職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

欲以宋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于文德殿景秘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及葬脩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嶮據郡自南陵以上竝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

元羅為西秦王元景襲為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仲禮為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十一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竝令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還宮景拜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即與溧陽主共據御牀南面竝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

百餘人景眾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裘襦景服紫紬褶上加金帶與其偽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為咲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為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儻景即下席應弦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儻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為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咲夜乃罷時

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艾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枯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烟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春碓有犯法者擣殺之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折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咲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官人任兼闔外者位必行

臺入附凶徒者竝稱開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名爲庫真部督七月景又矯詔自進位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旣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會理之事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搆扇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爲太宰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千慶爲

太師紇奚斤為太子太傅時靈護為太子太保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於大桁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懷曰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無所多憂及次巴陵王僧辯沈船卧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

景命斬之王僧辯乃宗一自是與軍所至無不克也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將以殺人為戲啖百姓雖死不從之是月景乃廢僧辯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并大極前殿之禁於殿前為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是日不驚駭初景既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不立既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於廢六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子郭元建聞之自泰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欲復帝位

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景以哀太子妃
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為人妾竟不與相是
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暉桑乾王元頤等
歸順十一月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
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雀
都下左右所無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又矯棟詔追
崇其祖為大將軍父為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
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
罕樂舞八佾鍾虞宮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蕭棟詔禪
何使偽太宰王克奉璽紱于己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
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拔木旂蓋盡偃文物竝失舊儀
既唱警蹕識者以為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
改為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乃
以廣柳車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垂脚坐焉景所帶
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
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
殿醜徒數萬同共吹脣唱吼而上及升御牀牀脚自陷大
赦改元為太始元年方饗羣臣中會而起觸宸墜地封蕭
棟為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為漢律改左戶尚書為殿中尚
書五兵尚書為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為直寢景二

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疋馬孤行自執羈紲以宋
元建張化仁任約為佐命元功竝加三公之位王
世為謀主于子悅彭惟望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
史安和為爪牙斯皆尤毒於百姓者其餘王伯醜
等領有數十人梁人而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
局監姬石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北四
竭者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中殷不害太常姬
等雖官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相名乙羽周
人為廟諱故改周弘正石珍姓姬焉王偉請立七
廟諱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

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
在朔州伊邠得來噉是果樹咸吠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
羽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為始祖
晉徵士侯瑾為七世祖於是推尊其祖周為大丞相父標
為元皇帝于時景脩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謡曰的
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屨荆州天子挺應
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
四周栢樹獨鬱茂及景登公脩南郊路偽都官尚書呂季略
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拊生
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

必彰陝西之瑞又景牀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
北皆謂為廂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諺者以為湘東
軍下之徵十二月謝荅仁李慶等軍至建德攻元顥李占
柵大破之執顥占送京口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景二
年謝荅仁攻東陽劉神武降以送建康景為大剉確先進
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眾觀之以示威王僧辯軍至
蕪湖城主宵遁侯子鑿千步騎萬餘人度州并引水軍俱
進僧辯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卧良久
乃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為丞相居于西州

平謀臣朝必集行刑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賚以酒
言笑談論善惡必同
怨心至是登烽火樓
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
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
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
悉散兵屯于關下遂將逃
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
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
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
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
西師看一人以為十人大懼僧
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
棺焚其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
大破之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斂
王偉按劍攬轡諫曰自古豈有
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
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

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何
闕遂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囊盛二子挂馬鞞與其儀同田
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土偉遂棄臺城竄逸侯子鑒等
奔廣陵王克開臺城門引非衆之橫入宮縱兵蹂躪是夜遺
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昭回祕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孑
遺王僧辯命武州刺史杜顓救火僅而得滅故武德五明
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
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焚偽
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
顓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二一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

颺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
處竝不敢颺多在昭陽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鸛鷓鳥鳴
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鷓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
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駒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
精神沮喪卧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
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
不勝瘤則低至日瘤隱陷肉中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
尾狗子白_一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
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
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

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

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
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
成小人百日天子為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
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
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
中大監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
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
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
噉肉不異凡等世間游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

御書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著姓。曇朗跡馳不羈，有謀力容貳。侯景之亂，稍聚少在據豐城縣為柵，禁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魏剋荊州，曇朗兵力稍強，劫掠隣縣，縛賣居人山谷之中，最為巨患。及侯瑱鎮豫章，曇朗外不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為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歐陽頔為前軍，曇朗給頔共往巴山，襲黃法。法又執法，既期共破頔，且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頔。」進又給頔曰：「余孝墳欲相掩襲，須分留哥。」頔送甲二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偽北，法馳乘頔失援，狼狽退。頔曰：「用

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柴曇朗爲以女
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並不願此昏必須以強兵來迎定
信之及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價責贖陳初以南川
豪帥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縣侯
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孝勳於豫章
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琳東
下文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等法蘇欲
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逼迪等及王琳敗去也攻陷
滅曇朗走入村中村人斬之傳建寧縣子
無少長皆棄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
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基
以郡讓續迪占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諸軍續所部渠
督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推迪爲
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紹泰二年爲衡州刺
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
敗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摠召所部八
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囚厚撫之琳至益
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
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孝欽等

項逼迪迪大敗之禽孝欽猛孝項遂建鄴以功加
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反迪與周敷黃法蕤
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益口又徵其子
入朝迪越趨顧望竝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
法蕤率其部詣闕文帝錄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
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
方輿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益城事覺
盡為皎禽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眾
軍與高州刺史黃法蕤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剋文帝
乃遣宣帝摠督討之迪眾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蕉

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
東興嶺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景
之亂百姓皆棄本為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肆業各
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斂必至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
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授
繩破箴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均訥於
語言而衿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藏匿雖加誅戮
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興
文帝遣都督程靈洗破之迪又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後遣
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臨川太守駱文牙執之令反

効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梟于朱雀航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為郡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為
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仕梁晉安安
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占募士卒太守沈巡接臺讓
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城陷異
隨梁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私樹
威福眾並患之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
眾降子仙子仙以為鄉道令執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
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理當同於逆虜侯景署異為
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司

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被景誅異獨獲免景平後王
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保據巖阻州郡憚焉魏克荊州王
僧辯以異為東陽太守陳文帝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
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
東陽太守封永嘉縣侯又以文帝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
三子貞臣陳末定三年徵異為南徐州刺史遷延不就文
帝即位改授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漸
為使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恒懷兩端與王琳潛
通信使及琳敗文帝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為郡實以兵
襲之異與恪戰敗乃表啓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郢

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
文帝乃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
忠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禽異送都斬建康市子姪竝
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王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爲郡
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
竝扇惑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
自己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
老但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飢饉會稽尤甚死者十
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士衆強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晉

安太守陳武帝輔政羽請歸老求爲郡於寶應武帝許之
紹泰三年封侯官縣侯武帝受禪授閩州刺史領會稽太
守文帝即嗣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爲
宗室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寶應遣命助之
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破迪文帝因命
討寶應詔宗正絕其屬籍寶應據建安湖際逆拒昭達昭
達沐溝高壘不與戰但命爲彈俄而水盛棄流放之突其
水柵寶應衆潰執送都斬建康市

論曰侯景起于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筭于時
江表之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

雖之國內絕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爲國加以
側貨賄潛通景乃因機騁詐肆行矯憲王偉爲其謀主
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茲邪說遂使棄柎直濟長江喪
其險揚旌指闕金墉亡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於
是柯屯鳩壁之豪郡邑巖穴之長恣陵侮而爲暴資剽掠
以爲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
應等雖逢興運未改迷塗志在亂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八十



